

詩

陳耀宗

的
四首詩

劉龍勳

卅二期交大文學獎詩歌組第一名陳耀宗的「詩二十首」，小野認為十、十七、十八三首是佳作，潘呂棋昌老師則認為二、三、四三首意象鮮明，富有詩意。小野是著作豐富的現代小說家，而潘呂棋昌老師潛心中國文學，國樂造詣更是當今年輕一輩中的奇才。爲了避免同學對這兩位專家評語起誤會，特不揣固陋，強作解人，各取兩位專家所推薦的三首詩中的兩首，扼要加以分析。

夜讀

砌一盞芳雅的烏龍
午夜枯對明燈

我是不寐的蠹魚

嚙噬每一行智慧釀成的濃郁

書香很濃

董得斗室很學究

車胤的故事太舊式

壁洞微光照見的是功名

日光燈前的我或許太傻

想在紙堆中找一條線

繫住古老與現代

茅店社林邊的蛙聲

徹夜，嘲笑閃爍的星斗

說它們過於新潮

不稱古典的天街夜色

我笑群蛙太守舊

然而，尋思到凌晨三點半也夠傻

假使老東坡醉飲夜歸

定笑我勞神不寐

「砌」恐怕是排版錯了，當以「沏」爲正，其實這個動詞對詩意的烘托並沒有幫助，是可以刪除的。「盞」、「芳雅」在日常用法裡很少見，似可改爲「杯」、「芳香」等等平實的字眼，這樣擺脫過度的修飾雕琢，才是學詩的正宗入門。三、四行「我是不寐的蠹魚／噬噬每一行智慧釀成的濃郁」是極佳的詩句，可惜接下去的「書香很濃」，幾乎沒有什麼意象（即詩意淡薄），如刪去此行，不僅可使詩意較爲完整，而且形式上與二、三兩節（都是五行）配合較好。

第二節前三行臚列古今夜讀的情形，敘述與議論（即批評）並用，技巧上除首行批評車胤的故事「太舊式」，不夠深入，詩意未出（發揮）外，都頗見功力，所以能引出「想在紙堆中找一條線／繫住古老與現代」這麼擲地有聲的詩句。

第三節的含義，大概只有和第七首「夜詩」前兩行「銀河星數是怎樣的數目／讓群蛙數到忘了數？」對參，才能大略知道。首先「茅店社」偏僻的地名，表露出詩人不求功名的學究身份。接著大致是說書房外面，整夜星光閃爍，蛙聲徹耳，並且由於蛙聲悅耳，很有古典的氣氛，便顯得星光過於新潮，使天上的夜色與地面的夜色很不相襯（杜牧「七夕」詩中「天街夜色涼如水」的「天街」，是天井的意思），只是詩人認爲現在已是新的時代，不能太一味留戀古老的時代。

如果以上的解析沒錯，那麼我們便可知詩人對傳統與現代的態度。不過，由此我們也可知道「蛙聲徹夜嘲笑閃爍的星斗」的「嘲笑」兩字，尚未傳神的表達出嘲弄的意味，不易讓讀者有明確的聯想，因此「我笑群蛙太守舊」，自然更不能引起共鳴了。

最後一節「老東坡……定笑我勞神不寐」的「笑」，已經是三笑了，承前面一節的缺失，當然是越笑越讓人迷糊。總之，這首詩轉折多，前因後果必需有明顯的交待，倘如能從這方面下功夫去修改，或許全詩會更好一些。

木棉之歌

忍受過多少風雨的欺負
——為了抵抗，我曾斷臂折腰
才長成足夠眺望的高度
而東也樓房西也樓房

南北也是——

原來站錯了地方

愛笑的黃鶯最討厭

經過時總是喋喋不止

沒個性的鴿子們也來乘涼

我楞楞地望著遠處

據說鄉村有較大的空間

夠我展臂舒活筋骨

只怪站錯地方——

他們說這裏是都市

年年我玩著同樣的遊戲：

剝奪春天的綠裳自己身上

撕裂夏天的肢體用血紋身

然後秋天偷走我的白棉袍

讓我赤裸著和冬天搏鬥

不能怪我太粗魯

這個世界太小

我沒有別的遊戲方式

和上一首詩不一樣的地方，是上一首明顯的學余光中，而這一首却是學紀弦。余光中詩的特色，大致是：(一)主題嚴肅，多側重傳統的繼承、探討。(二)意象錯綜複雜，技巧繁複多變。紀弦詩的特色，大致是：(一)主題偏向現實社會，寫實中擅長嘲諷。(二)文句明朗，以口語為主，意象較單純。所以學余光中，必須嚴謹的掌握主題，意象運用要入木三分而且前後連貫，達到古詩評所說的情景交融的境界；否則就會像上一首詩發生「三笑」的毛病。而學紀弦，則必須能運用單純的意象，表達出現實中的矛盾，以配合明朗的口語；否則意象堆疊擁擠，文句就達不到口語一般的流暢自然。

「木棉之歌」即是描寫現實與理想的衝突，首節的前六行，可說都不遜於紀弦的水準，可惜後面三行直接批評，並不是從矛盾中表現嘲諷，這些過於露骨的句子，當以刪去為佳。

第二節整節都是出色的句子，接著第三節從「剝奪……」到「……白棉袍」三行，則流於學余光中而並不成功的力盤硬語的毛病，這與紀弦平易的詩風顯得不調和，還是以刪改為佳。這節最後三行結尾平實，和紀弦相彷彿，不過除非有超人的天份，否則學紀弦頂多也只能如此而已。

譏蟬

啊！喧嘩一季的蟬
你在高枝閑吟的情趣
固令人羨，可是
重覆的調調兒
豈不覺煩？



小詩

假如蟬解寂寞

可會在長夏欣悅高吟？

假如流螢不期盼真情

可會連夜捉燈找尋？

我不似鳴蟬無憂

却有流螢快促的心

問流螢：「可曾尋得真情？」

却道：「不曾。」

你不見我千年尋到如今？」



這兩首詩都生動自然，在新詩裡，可說是逼近上乘的作品，但是絕不是邵儻先生所說的能「縷析詩人生命中的光與熱」。因為詩中除了寫景以外，還必須妥善的處理情感與理智兩項要素，而且最後通常以理智取勝，詩才會顯得晶瑩澄澈，令人回味無窮。此外，如文心雕龍「序志」篇所說的「夫文心者，言為文之心也」，詩心亦當如此。如唐李百藥的「蟬」詩：「清心自飲露，哀響乍吟風。未上葉冠側，先驚翳葉中。」都推崇蟬的高潔，而流露衷心的敬佩。而這兩首詩一首譏諷，一首說不解寂寞，明顯是缺乏詩心，以致無法比得上傳統的唐、宋詩詞。同樣的，後一首批評流螢尋不到真情，也是一偏之見，所以陳耀宗今後寫詩，如能從這方面下功夫，相信可以真正達到「縷析生命中的光與熱」的境界。